

诸子百家之杂家

葬书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葬 书

(晋)郭璞 著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|----|
| 内篇..... | 01 |
| 外篇..... | 25 |
| 杂篇..... | 41 |

内篇

葬者乘生气也。

生气即一元运行之气，在天则周流六虚，在地则发生万物。天无此则气无以资，地无此则形无以载，故磅礴乎大化，贯通乎品汇，无处无之而无时不运也。陶侃曰：先天地而长存，后天地而固有。盖亦指此云耳。且夫生气藏于地中，人不可见，惟循地之理以求之，然后能知其所在。葬者能知其所在，使枯骨得以乘之，则地理之能事毕矣。

五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。

五气即五行之气，乃生气之别名也。夫一气分而为阴阳，析而为五行，虽运于天，实出于地。行则万物发生，聚则山川融结。融结者，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。

人受体于父母，本骸得气，遗体受荫。

父母骸骨为子孙之本，子孙形体乃父母之枝，一气相荫，由本而连枝也。故程子曰：卜其宅兆，卜其地之美恶也，地美则神灵安，子孙盛，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，理固然也，恶则反是。蔡季通曰：生死殊途，情气相感，自然默与之通，今寻暴骨，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渗入则为亲骨肉，不渗则非，气类相感有如此者，则知枯骨得荫，生人受福，其理显然，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或谓抱养既成，元非遗体，僧道嗣续亦异所生，其何能荫之有？而不知人之心通乎气，心为气之主，情通则气亦通，义绝则荫亦绝，故后母能荫前母子，前母亦发后母儿，其在物则萋藪螟蛉之类是也，尚何疑焉。

经曰：气感而应，鬼福及人。

父母子孙本同一气，互相感召如受鬼福，故天下名墓在在有之，盖真龙发迹，迢迢百里，或数十里结为一穴，及至穴前，则峰峦矗拥，众水环绕，叠嶂层层，献奇于后，龙脉抱卫，砂水翕聚。形穴既就，则山川之灵秀，造化之精英，凝结融会于其中矣。苟盗其精英，窃其灵秀，以父母遗骨藏于融会之地，由是子孙之心寄托于此，因其心之所寄，遂能与之感通，以致福于将来也。是知人心通乎气，而气通乎天，以人心之灵，合

山川之灵，故降神孕秀以钟于生息之源，而其富贵、贫贱、寿夭、贤愚靡不攸系，至于形貌之妍丑，并皆肖象山川之美恶，故嵩岳生由尼丘孕孔，岂偶然哉？呜呼！非葬骨也，乃葬人之心也，非山川之灵，亦人心自灵耳。世有往往以遗骨弃诸水火而无祸福者，盖心与之离故也。

是以铜山西崩，灵钟东应。

汉未央宫一日无故钟自鸣，东方朔曰：“必主铜山崩应。”未几，西蜀果奏铜山崩。以日揆之，正未央钟鸣之日也。帝问朔何以知之，对曰：“铜出于山，气相感应，犹人受体于父母也。”帝叹曰：“物尚尔，况于人乎？昔曾子养母至孝，子出母欲其归，则啮指而曾子心痛。人凡父母不安而身离侍侧，则亦心痛，特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觉耳。故知山崩钟应，亦其理也。”

木华于春，栗芽于室。

此亦言一气之感召也。野人藏栗，春至栗木华而家藏之栗亦芽，实之去本已久，彼华此芽，盖以本性原在，得气则相感而应，亦犹父母之骨葬，乘生气而子孙福旺也。夫一气磅礴于天地间，无端倪无终穷，万物随时运化，本不自知，而受造物者亦不自知也。

盖生者气之聚，凝结者成骨，死而独留，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。

乾父之精，坤母之血，二气感合则精化为骨，血化为肉，复藉神气资乎其间，遂生而为人。及其死也，神气飞扬，血肉消溃，惟骨独存。而上智之士，图葬于吉地之中，以肉乘生气，外假子孙思慕一念与之吻合，则可以复其既往之神，萃其已散之气。盖神趋则气应，地灵而人杰，以无为有，借伪显真，事通阴阳，功夺造化，是为反气入骨，以荫所生之法也。

丘垅之骨，冈阜之支气之所随。

丘垅为阴，冈阜为阳，丘言其高，骨乃山之带石者。垅高不能自立，必藉石带土而后能耸也。冈者，迹也，土山为阜，言支之有毛，脊者垅之有骨，气随而行则易见，支无石，故必观其毛脊，而后能辨也。然有垅而土，支而石，垅而隐，支而隆者，又全藉乎心目之巧以区别也。

经曰：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。

谓生气随支垅体质流行，滔滔而去，非水界则莫之能止。及其止也，必得城郭完密，前后左右环围，然后从能藏风而不致有荡散之患。经云：明堂惜水如惜血，堂裏避风如避贼。可不慎哉！

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

高垅之地，天阴自上而降，生气浮露最怕风寒，易为荡散，如人深居密室，稍有罅隙，通气适当肩背，便能成疾，故当求其城郭密固，使气之有聚也。平支之穴地，阳自下而升，生气沉潜，不畏风吹，（缺）出在旷野，虽八面无蔽，已自不觉。或遇穴晴日朗其温和之气自若，故不以宽旷为嫌，但取横水之有止，使气之不行也。此言支垅之取用不同有如此。

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

支垅二者，俱欲得水，高垅之地，或从腰落，虽无大江拦截，亦必池塘以止内气，不则去水稍远，而随身金鱼不可无也。倘金鱼不界，则谓之雌雄失经，虽藏风亦不可用。平支之地，虽若无蔽，但得横水拦截，何嫌宽旷。故二者皆以得水为上也。

经曰：外气横形，内气止生。盖言此也。

水流土外，谓之外气；气藏土中，谓之内气。故必得外气形横，则内之生气自然止也。此引经以结上文得水为上之意。

何以言之？气之盛，虽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，虽零散而其深者犹有聚。

高垆之地落势雄雌，或去或止，各有（缺）作自（缺）一地可尽其力量也，而好龙多从腰落分布枝蔓于数十里之间，或为城郭朝乐官曜禽鬼捍门华表罗星之类，皆本身自带不可为。彼既流行，而余者非止也，但当求其聚处，而使之不散耳。平支之龙，大山跌落平洋四畔旷阔，其为城郭亦不过高逾数尺而已，且去穴辽远，朝山一点，在乎云霭之表，人莫不以八风无蔽为嫌，又岂知支垆气隐若零散，而其深者犹有聚也。但得横水拦截，使之有止耳。此言支垆之气盛者如此。

故藏于涸燥者宜深，藏于坦夷者宜浅。

上句言垆，下句言支。高垆之地，阴之象也，气在内强刚

而沉下，故言涸燥当深葬。平支之地，阳之象也，气在外弱柔而浮上，故言坦夷当浅葬。

经曰：浅深得乘风水自成。

高垅之葬，潜而弗彰，故深取其沉气也。平支之葬，露而弗隐，故浅取其浮气也。得乘者，言所葬之棺得以乘其生气也。浅深世俗多用九星白法以定尺寸，谬也，不若只依金银炉底求之为得。

夫阴阳之气，噫而为风，升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行乎地中而为生气。

阴阳之气，即地中之生气，故噫为风，升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凡所以位天地育万物者，何莫非此气邪？斯盖因曰葬乘生气故重举以申明其义。愚尝谓能生能杀，皆此气也，葬得其法，则为生气，失其道则为杀气，如所谓加减饶借吞吐浮沉之类，并当依法而剪裁之，不致有撞杀冲刑破腮翻斗之患也。

夫土者气之体，有土斯有气；气者水之母，有气斯有水。

气本无体，假土为体，因土而知有此气也。水本无母，假气为母，因气而知有此水也。五行以天一生水，且水何从生哉？生水者金也，生金者土也。土腹藏金，无质而有其气，乾藏坤内，隐而未见，及乎生水，其兆始萌。言气为水母者，即乾金之气也，世人不究本源，但以所见者水尔，故遂以水为天地之始，盖通而未精者也。

经曰：土形气形物因以生。

生气附形而有，依土而行，万物亦莫非（缺）也。此引经结上文有土斯有气之意。

夫气行乎地中，其行也，因地之势；其聚也，因势之止。

气行地中，人不可见其始也，则因地之势而知其行，其次也，又因势之止而知其聚也。

葬者原其起，乘其止。

善葬者必原其起以观势，乘其止以扞穴，凡言止者，乃山川融结奇秀之所有，非明眼莫能识也。片玉髓云草上露华偏在

尾花中香味总居心，其止之谓与。或谓粘穴乘其脉之尽处为止，然则盖倚撞安可以止云，不知古人正恐后世不识止处，故立为四法以乘之，夫盖者止于盖，倚者止于倚也，撞粘莫不皆然，唯观义之所在，高低正侧，何往而非止乎。

地势原脉，山势原骨，委蛇东西，或为南北。

平夷多土，斗泻多石，支之行必认土脊以为脉，垅之行则求石脊以为骨，其行度之势，委蛇曲折，千变万化，本与定式，大略与丘垅之骨，冈阜之支略同。

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。

千尺言其远，指一枝山之来势也；百尺言其近，指一穴地之成形也。

势来形止，是谓全气，全气之地，当葬其止。

原其远势之来，察其近形之止，形势既顺，则山水翕合，是为全气之地。又当求其止处而葬之，斯尽善矣。止之一字最谓吃紧，世之葬者，不乏全气之地，但于止处则有味焉耳。夫

千里来龙，五尺入手，才差一指，尽废前功。纵奇峰耸拔，秀水之玄，皆不为我用矣。若得其传，知其止，则如数二三、辨黑白。人或见其莽然，可左可右，可移可易，而不知中间自有一定不易之法尺寸不可迁改者，指南云立穴，若还裁不正，纵饶吉地也徒然，高低深浅如葬误，福变为灾起祸愆。

宛委自复，回环重复。

宛委自复，指其势而言，或顺或逆，即委蛇东西，或为南北之意也。回环重复，以其形而论，层拱叠绕，即朝海拱辰之义也。全气之地，其融结之情如此。

若踞而候也，

如人之踞然不动而有所待然。

若揽而有也，

如贵人端坐，器具毕陈，揽之而有余。

欲进而却，欲止而深，

上句言拥卫之山，须得趋揖朝拱，不欲其潜逼冲突而不逊也。下句言潴蓄之水，必得止聚渊澄，不欲其斗泻反背而无情也。

来积止聚，冲阳和阴，

来山凝结其气，积而不散；止水融会其情，聚而不流，斯乃阴阳交济，山水中和也。

土高水深，郁草茂林，

水深沉则土壤高厚，气冲和则草木茂昌。程子曰：曷谓地之美？土色光润，草木茂盛，乃其验也。

易贵若干乘，富如万金。

气像尊严，若干乘之贵；拥簇繁夥，犹万金之富。

经曰：形止气蓄，化生万物，为上地也。

堂局完密，形穴止聚，则生气藏蓄于中矣。善葬者因其聚而乘之，则可以福见在昌后裔，如万物由此气而成化育之功，故为上地。

地贵平夷，土贵有支。

支龙贵平坦夷旷，为得支之正体。而土中复有支之纹理，平缓恬软，不急不燥，则表里相应。然却有支体而得垅之情性者，直如掷抢，急如绷线，谓之倒火硬木，此阳中含阴也，法当避杀，粘唇架折而葬。刘氏所谓直急则避球而凑檐是也。阳者为弱，本宜凑入，奈何性急，要缩下一二尺缓其急性，苟执支法扞之则凶，此支龙之至难体认者，故景纯谓支龙之辨盖言此也。

支之所起，气随而始，支之所终，气随以钟。

此言平支行度体段原其始则气势随之而行，乘其止则气脉

因之而钟，观势察脉则可以知其气之融结矣。

观支之法，隐隐隆隆，微妙玄通，吉在其中。

隐隐，有中之无也；隆隆，无中之有也。其体段若盏中之酥，云中之雁，灰中线路，草里蛇踪，生气行乎其间，微妙隐伏而难见，然其吉则无以加矣。

经曰：地有吉气，土随而起；支有止气，水随而比。势顺形动，回复始终，法葬其中，永吉无凶。

引经以明上文支龙行度，言平夷之地，微露毛脊，圆者如浮沕，如星如珠，方者如箱如印，长者如玉尺如芦鞭，曲者如几如带，方圆大小不等者如龟鱼蛙蛤，是皆地之吉气涌起，故土亦随之而凸起。及其止也，则如鸡窠旋螺之状，言形止脉尽而一水交度也。高水一寸便可言山，低土一寸便可言水，此支气之止，与水朋比而相为体用者也。势顺形动者，龙势顺伏而不反逆，局形活动而多盘旋，砂水钩夹，回环重复，首尾无蔽，始终有情，依法自可扞穴。

山者势险而有也，法葬其所会。

山言垅也，势虽险峻而其中复有不险之穴，但当求其止聚融会处而葬之则善矣。盖高垅之地，来势高大，落势雄壮，结势亦且（缺）急此（缺）之（缺）也，却有一等以陇为体而得支之情性者，大山翔舞垂下，及至平地变为支体，谓之下山水，此阴中含阳也，若不识粘葬山麓莫不以前拖平地为襜褕，岂知其势未住，两边界水随脉而行，平平隐伏，直至堂心，其脉始尽。天宝经曰：“凡认脉情看住绝，水若行时脉不歇，歇时须有小明堂，气止水交方是穴。后面要金气可乘，前头要合水可泄，若还凿脑而凿胸湊急伤龙匪融结。”此定穴之密语也。故当求其砂水会处枕球而葬，阴者为强，固当缩下，奈何性缓，要插上七八寸，急其缓性，名为湊交斗煞，刘氏所谓摆缓则入檐而湊球是也。苟执垅法、扞之则主败绝。此又高陇之至难体认者。

乘其所来，

言生气之所从来，因其来而知其止，故葬者得以乘之，不使有分寸之违也。脉不离棺，棺不离脉，棺脉相就，剥花接木，法当就化生脑上循脉看下，详认鸡迹虾眼三文名字交牙滴断，或分十字，或不分十字，看他阴阳配与不配。及夫强弱、顺逆、急缓、生死、浮沉、虚实以定加减饶借，内接生气，外扬秽气，内外符合，前后无蔽，始为真穴。一有不顺，即花假矣。此乘生气之要诀也，下言乘金穴土义同。

审其所废，

谓入首废坏真伪莫辨，故不得不详加审察也。夫天真未丧则定穴易为力，但乘其来即知其止。却有一等，不幸为牛羊践踏，上破下崩，岁久年深，或种作开垦，或前人谬 其旁围墙拜坛，不无晦蚀，或曾为居基，益低损高，或田家取土锄掘戕贼而大八字与金鱼不可得而移易，但要龙真局正，水净砂明，当取前后左右四应证之心目，相度酌量开井无不得矣。盖夫一气化生，支垆随 而成形质，今既废坏，莫辨，故必于废中审之，则凡所谓阴阳、刚柔、急缓、生死、浮沉、虚实之理，无不了然。既得其理，则倒杖之法亦因之而定焉。

择其所相，

谓审择其所相辅于我者，法当于小八字下看两肩，暗翊肩高肩低以分阴阳作用，次视三分三合崎急平缓以别顺逆饶减，尽观蝉翊之砂虾须之水以定葬口界限，是皆左右之所相，苟失其道，则有破腮翻斗伤龙伤穴伤浅伤深之患，故不得不详加审择也。下篇言相水印木义同。

避其所害，

谓避去死气以求生气也。盖穴中之气有刑有德，裁剪得法则为生气，一失其道则为死气，故不得不审而避之。何以言之？避死挨生是也。如阳脉落穴，以阴为生，阳为死；阴脉落穴，以阳为生，阴为死。脉来边厚边还薄，以薄为生，厚为死。双脉一长一短，以短为生，长为死；一大一小，以小为生，大为死；以秀嫩光净圆厚涌动为生，枯老臃肿破碎直硬为死。又或砂水之间反<乔亢>斜飞，直撞刺射，皆为形煞横过之山，如枪如刀尖利，顺水可收拾为用者用之，可避去者避之，此则以眼前之所见者而论之也。又程子谓五患，刘氏谓四恶，皆在所当避也。

是以君子夺神功，改天命，

上文所谓乘审择避，全凭眼力之功，工力之具。趋全避缺，增高益下，微妙在智触类而长，玄通阴阳，功夺造化，及夫穴场一应作用裁剪放送之法皆是也。陈希夷先生曰：“圣人执其枢机，秘其妙用，运于己心，行之于世，天命可移，神功可夺，历数可变也。道不虚行，存乎人耳。”

祸福不旋日，经曰：“葬山之法，若呼吸中。”言应速也。

祸福之感召，捷于影响，能乘能审，能择能避，随其所感，否则为凶应矣。大要在分别阴阳以为先务，有纯阴纯阳，边阴边阳，上阳下阴，上阴下阳，阴交阳半，阳交阴半，强阳弱阴，老阳嫩阴，各有作法。阴来则阳受，阳来则阴作。或入檐而斗球，或避球而凑檐。又有阳嘘阴吸之不同。顺中取逆，逆中取顺，情有盖粘则正球顺作，情在倚撞则架折逆受。假若阴脉，落穴放棺饶过阴边，借阳气一嘘其气方生；阳脉落穴放棺饶过阴边，借阴气一吸，其气方成。所谓阳一嘘而万物生，阴一吸而万物成是也。苟不识裁剪放送之法，当嘘而吸，当吸而嘘，宜顺而逆，宜逆而顺，及夫左右吞吐深浅，不知其诀，不能避杀挨生，则生变为杀，纵使高下无差，左右适宜，浅深合度，犹且不免于祸，况未当于理者乎。古歌曰：若还差一指，如隔万重山。良有以也。

山之不可葬者，五气以生和，而童山不可葬也。

土色光润，草木茂盛，为地之美。今童山角顽，土脉枯槁，无发生冲和之气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石山，文理温润，光如卵壳，草木不可立根，自然不产，开井而得五色土穴者，

是又不可以童而弃之也。

气因形来，而断山不可葬也。

夫土者气之体，有土斯有气。山既凿断，则生气隔绝，不相接续，故不可葬。《青华秘髓》云：“一息不来身是壳。”亦是此意。然与自然跌断者，则又不相侔矣。

气因土行，而石山不可葬也。

高垆之地，何莫非石，所谓山势原骨，骨即石也。石山行度有何不可，惟融结之处不宜有石耳。夫石之当忌者，焦而顽，麻燥而苏或不受锄掘，火焰飞扬，肃煞之气，含烟带黑，为凶也。其余纵使有石，但使体质脆嫩，文理温润，颜色鲜明，则无不吉矣。又有奇形怪穴，隐于石间者，四畔皆石，于其中有土穴，取去土尽，始可容棺。又有顽石凿开而下有土穴，皆可入选，是未可以石为嫌也。

气以势止，而过山不可葬也。

此言横龙滔滔竟去，挽之不住，两边略有垂下，不过挠掉

而已。气因势而止，穴因形而结，过山无情，其势未止，其形未住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横龙滴落正龙腰落，及夫斩关为穴者，不同也。

气以龙会，而独山不可葬也。

支龙行度，兄弟同完，雌雄并出，及其止也，城郭完密，众山翕集，方成吉穴。彼单山独龙，孤露无情，故不可葬。却又有一等支龙，不生手足，一起一伏，金水行度，跌露平洋，两边借外卫送为养荫，及其止也，雌雄交度，大江拱朝或横拦，外阳远接在乎缥缈之间，纵有阴砂，仅高一步，此又不可以孤露而弃之也。何以言之？盖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，所以为贵也。

经曰：童断石过，独生新凶而消己福。

此复证五凶之不可用也。凡此是无所（缺）适足以腐骨烂棺而已，主退败少凶劳疾，久则归于歇灭，可不慎哉！

上地之山，若伏若连，其原自天。

此言上地龙之行度体段也，大顿小伏，藕断丝连，谓之脱

卸。夫大地千百里行龙，其何可穷乎？故远若自天而来也。

若水之波，

此言隐伏于平洋大坂之间，一望渺无涯际，层层级，级若江面之水，微风荡漾，则有轻波细纹，谓之行地水，微妙玄通，吉在其中矣。

若马之驰，

原其起，若马之奔腾，将欲止，如马之及厩。

其来若奔，

其来也，奔驰迅速，如使者之告捷。

其止若尸，

其止也，若尸居不动，无复有去意。

若怀万宝而燕息，

众山朝揖，万水翕聚，如贵人燕安休息，珍（缺）富如万金，若揽而有也。

若具万善而洁斋，

明堂宽绰，池湖缭绕，左右前后，眼界不空，若贵人坐定，珍饌毕陈，食前方丈也。

若橐之鼓

橐乃无底囊，今煨者引风之具，即其类也。才经鼓动，其气即盛，言纳气之满也。

若器之贮，

如器之盛物，满而不溢，言气之止聚也。

若龙若鸾，或腾或盘，

若龙之盘旋，鸾之飞腾，言其活动有蜿蜒翔舞之体段，无破碎死蠢之形状。

禽伏兽蹲，若万乘之尊也。

来势如虎出深林，自幽而渐显，气象蹲踞而雄壮；止势如雁落平砂，自高而渐低，情意俯伏而驯顺，气象尊严，拥护绵密，若万乘之尊也。

天光发新，

眼界轩豁，气象爽丽，神怡性悦，一部精神悉皆收摄，而纳诸圻中。然而至理微妙，未易窥测，要令目系道存，心领意会，非文字之可传，口舌之可语也。中庸曰：人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也。

朝海拱辰，

如万水之朝宗，众星之拱极，枝叶之护花，朵廊庑之副厅堂，非有使之然者，乃一气感召，有如是之翕合也。易云：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，其斯之谓欤。

龙虎抱卫，主客相迎，

凡真龙落处，左回右抱，前朝后拥，所以成其形局也，未有吉穴而无吉案，若龙虎抱卫而主客不相应，则为花假无疑。

四势朝明，五害不亲，

四势即龙虎主客也，贵乎趋揖朝拱端严而不欹侧，明净而不模糊，情势如此，乌有不吉。更欲不亲五害，五害者，童断石独过也。

十一不具，是谓其次。

此特指上地而言，十中有一（缺）泥以为说，则世间无全

地矣，非概论也。

海眼曰篇中形势二字，义已了然，可见势在龙而形在局，非俗人之所谓喝形也。奈何卑鄙之说，易惑人心，须至锢蔽，以讹传讹，以盲诱盲，无益反害，莫此为甚。总之道理原属广大精微，古圣先贤原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大学问，今人只作笼利想，故不得不以术行耳。匪直今人之术不及古人，今人之用心先不及古人之存心矣，奈何。

外篇

夫重冈叠阜，群垆众支，当择其特。

圣人之于民类，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亦类也。重冈并出群阜，攒头须择其毛骨奇秀、神气俊雅之异于众者为正也。

大则特小，小则特大。

众山俱小取其大，众山俱大取其小。

参形杂势，主客同情所不葬也。

参形杂势，言真伪之不分；主客同情，言汝我之莫辨。

夫支欲伏于地中，垅欲峙于地上。

伏者隐伏，峙者隆峙，此言支垅行度体段之不同。

支垅之止，平夷如掌。

支垅葬法虽有不同，然其止处悉皆如掌之平，倒杖口诀曰：断续断气受于坦，起伏伏起气受于平。李淳风曰：来不来坦中裁，住不住平中取。亦曰：来来来，堆堆堆，慢中取，坦中裁。皆如掌之义也。

故支葬其巔，垅葬其麓。

支葬其巔，缓而急之也，垅葬其麓，急而缓之也。金牛云：缓处何妨安绝顶，急时不怕葬深泥。

卜支如首，卜垅如足。

所谓如首如足，亦即巛麓之义，谓欲求其如首如足也。

形气不经，气脱如逐。

支垅之葬随其形势，莫不各有常度，不经则不合常度，或葬垅于巛首，葬支于麓足，则生气脱散，如驰逐也。

夫人之葬，盖亦难矣，支垅之辨，眩目惑心；祸福之差，侯虏有间。

支垅固亦易辨，奈有似支之垅，似垅之支，支来而垅止，垅来而支止。或垅变为支而复为垅，支变为垅而复为支，或以支为坛塚而行垅于上，以垅为坛塚而行支于上，复有垅内而支外，支内而垅外者，又有强支弱垅，急支缓垅，欹支平垅，隆支隐垅，石支土垅，老支嫩垅，偏支正垅，全支半垅，以及夫非支非垅之不可辨者。然其中有奇有正，有经有权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则眩目惑心，莫能别也。倘支垅互用，首足倒施，其祸立至。今之葬者，支垅不能别，可无误乎？

乘金相水穴土印木。

此言穴中证应之玄微也。金亦生气之异名言，即其尖圆之所止也。相水者，言金鱼界合相辅于左右也。穴土者，土即中央之义，谓穴于至中取中和之气，即葬口是也。印木即两边蝉翊之砂夹主虾须之水以界穴也。神宝经曰：三合三分见穴土乘金之义，两片两翊察相水印木之情。盖亦神明其义耳。又有所谓水底眼，剪刀交，水里坐，水里卧，明暗股，明暗球，长短翊，长短水，蜗窟蛤尖，交金界玉，鸡胸鸠尾，寿带孩衿，箕口鸟迹，生龟死鳖，眠干就湿，割脚淋头，明阳暗阴，阳落阴出，罗纹土宿，十字天心扑面水底，浮大口出小口，水过山不过桥，流水不流两片牛，角砂一滴蟹眼水，舌尖堪下莫伤唇，齿罅可扞休近骨，虚檐两过声犹滴，古鼎烟消气尚浮。其名类不一，莫可殚举。其言隐括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逐一指示，卒难通晓。

外藏八风，内秘五行。

四维四正，完密而无空缺，既无风路，则五行之生气自然秘于其内而凝结矣。

天光下临，地德上载。

天有一星，地有一穴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葬得其所，则天星垂光而下照，地德柔顺而上载也。

阴阳冲和，五上四备。

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原，孤阳不生，独阴不成，二五感化乃能冲和，冲和之处，则必有五色异土以应之。言四备者，不取于黑，又曰冲和之处，阴气寒至此而温，阳气热至此而凉，温凉之气是为冲和。

目力之巧，工力之具趋全避阙，增高益下，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，阴阳功夺造化。

目力之巧，则能趋全避阙，工力之具，则能增高益下。大凡作用之法，随宜料理，千变万化，本无定方，全在人之心目灵巧，以类度类触而长之，则玄功可以盗天地之机，通阴阳之理，夺造化之权。

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。

星岚插汉马天而下若万马奔驰而来也。

形如负 ，有垅中峙法葬其止。
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故凡背后不可无屏障以蔽之，如人之肩背最畏贼风，则易于成疾，坐穴亦然。真龙穿障受幕结成形局，玄武中峙，依倚屏障以固背气，此立穴之大概也，然又当求其止聚处而葬之，则无不吉矣。

经曰：势止形昂，前涧后冈，龙首之藏。

势欲止聚，形欲轩昂，前有拦截之，水后有乐托之山，形局既就，则真龙藏蓄于此矣。

鼻颡吉昌角目灭亡耳，致侯王唇死兵伤。

此以龙首为喻，而取穴非谓真有鼻颡角目也。但鼻头以喻中正，故吉，角目偏斜而又角硬孤露不受穴，故凶。耳言深曲，唇言浅薄，所以有侯王兵伤之别。

宛而中蓄谓之龙腹，其脐深曲，必后世福，伤其胸肋，

朝穴暮哭。

宛，宛之中若有所蓄者，龙之腹也，况又深曲如脐，岂有不吉。若葬非其道，伤其胸者，必遇石而带黑晕，伤肋则乾燥如聚粟，或上紧下虚，锄之如刮肉。朝穴暮哭者，言其应之速也，可不慎哉。

夫外气所以聚内气，过水所以止来龙。

外气者，横过之水，内气者，来龙之气，此即外气横形内气止生之谓也。

千尺之势宛委顿息，外无以聚内气，散于地中，经曰：不蓄之穴，腐骨之藏也。

千尺言来势之远也，宛委者宛转委曲而驯顺，顿息者顿挫止息而融结也。若阴阳不交，界合不明，后无横水以拦截，则土中之生气散漫而无收拾矣，葬之适足以腐骨。

夫噫气能散生气，龙虎所以卫区穴叠叠中阜，左空右缺，前旷后折，生气散于飘风。经曰：腾陋之穴，败椁之藏也。

天地之气，噫则为风，最能飘散生气，故必藉前后左右卫护区穴，而后能融结也。若堂局虽有入首，叠叠之阜却缘左空右缺，前旷后凹，地之融结，悉为风所荡散，则生气不能蓄聚，垅之浮气升腾于上，支之沉气陋泄于下矣。葬之无益于存亡，适足以腐败棺槨而已。

夫土欲细而坚润而不泽，裁肪切玉备具五色。

石山土穴，欲得似石非石之土，细腻丰腴，坚实润滋，文理如裁肪也。土山石穴，必得似土非土之石，脆嫩鲜明，光泽晶莹，体质如切玉也。五气行乎地中，金气凝则白木气凝，则青火赤土黄皆吉，唯水黑则凶。五行以黄为土色，故亦以纯色为吉。又红黄相兼，鲜明者尤美，间白亦佳，青则不宜多见，以近于黑色也。枝垅千变万化，高低深浅结作各异，唯穴中生气聚结，孕育奇秀而为五色者，则无有不吉也。言五色者特举其大纲耳。土山石穴，亦有如金如玉者，或如象牙、龙眼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车渠、朱砂、紫粉花、细石膏、水晶、云母、禹余种石、中黄、紫石英之类，及石中有锁子文、槟榔文，或点点杂出而具五色者，皆脱嫩温润似石而非石也。石山土穴，亦有所谓龙肝凤髓，猩血蟹膏，散玉滴金，关绉缕翠，柳金黄秋恭褐之类，及有异文层沓如花样者，或异色鲜明如锦绣者，皆坚实光润似土而非土也，即为得生气矣，否则非真穴也。至若活物神异，固尝闻之，然有亦能漏泄龙气，大非吉地之宜，有高明者宜以鉴之。

夫干如聚粟，

土无气脉，上紧下虚，焦白之土，麻黑之砂，括燥松散，锄之如聚粟也。

湿如肉，

淤湿软烂，锄之如腐肉，不任刀也。

水泉砂砾，

地气虚浮，腠理不密，如滤箴，如灰囊，内藏气湿之水，外渗天雨之水也。

皆为凶宅，

已上皆凶葬之，则存亡无益，适足以腐骨败椁（缺）而已。

夫葬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。

此言前后左右之四兽，皆自立穴处言之。

玄武垂头，

垂头言自主峰渐渐而下，如欲受人之葬也。受穴之处，浇水不流，置坐可安，始合垂头格也。若注水即倾，立足不住，即为斗泻之地。精华髓云人眠山上龙方住，水注堂心穴自安，亦其义也。

朱雀翔舞，

前山声扳端特活动，秀丽朝揖而有情也。

青龙蜿蜒，

左山活软宽净，展掌而情意婉顺也。若反<乔亢>崛强，突

兀僵硬，则非所谓蜿蜒矣。

白虎驯

驯善也，如人家蓄犬驯，扰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。𤝵者，低头俯伏之义，言柔顺而无蹲踞之凶也。明堂经云：龙蟠卧而不惊，是为吉形；虎怒蹲视昂头不平，胸机中藏。又曰：白虎弯弯，光净土山，<角昆>如卧角，圆如合环，虎具此形，乃得其真。半低半昂，头高尾藏，有缺有陷，折腰断梁，虎有此形，凶祸灾殃。

形势反此法当破死。

四兽各有本然之体段，反此则不吉矣。

故虎蹲谓之衔尸，

右山势蹲昂头视穴，如欲衔噬，冢中之尸也。

龙踞谓之嫉主，

左山形踞不肯降伏，回头斜视，如有嫉妒之情，世俗多言龙昂虎伏，盖亦传习之误，昂当作降，大概龙虎俱以驯服俯伏为吉。

玄武不垂者拒尸，

主山高昂头不垂伏，如不肯受人之葬而拒之也。

朱雀不舞者腾去，

前山反背无情，上正下斜，顺水摆窜，不肯盘旋朝穴，若欲飞腾而去也。

夫以支为龙虎者，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，谓之环抱。

此言平洋大地，左右无山以为龙虎，止有高田勾夹，故当求冈阜之来踪、土迹于隐隐隆隆之中，最要宽展，如人之肘臂腕肉有情，明堂（缺）夷自为局垣，一龙一虎，如规之圆，言其形如步武，旋转自然，团簇环抱而恬软也。

以水为朱雀者，衰旺系乎形应，忌乎湍激，谓之悲泣。

水在明堂，以其位乎前，故亦名朱雀，若池湖渊潭，则以澄清莹净为可喜，江河溪涧则以屈曲之玄为有情，倘廉劫箭割湍激悲泣，则为凶矣。由是观之，虽水之取用不同，关系乎形势之美恶则一也。盖有是形则有是应，故子孙之衰旺亦随之相感之理也。别有一般咚咚如擂鼓声者，得之反吉，又非湍激悲泣之比。

朱雀源于生气。

气为水母，有气斯有水，原其所始，水之流行，实生气之所为也，生气升而为云降而为雨，山川妙用，流行变化，势若循环，无有穷已，是故山之与水，当相体用，不可须臾离也。

派于未盛，朝于大旺。

派者水之分也，朝者水之合也，夫水之行，初分悬溜，始于一线之微，此水之未盛也。小流合大流，乃渐远而渐多，而至于会流总潴者，此水之大旺也。盖水之会由山之止，山之始乃水之起，能知水之大会，则知山之大尽，推其所始，究其所

终，离其所分，合其所聚，置之心目之间，胸臆之内，总而思之，则大小无从而逃，地理可贯而尽矣。若夫禹贡之载九州，其大要则系于随山浴川之四字，如导之于水导河导漾之类，皆水之未盛也，如入于江入于河入于海者，皆水之大旺也，以其大势言之，则山川之起于西北，自一而生万也；水之聚于东南，合万而归一也。禹贡举天下之大者而言之，则始于近而终于远，自一里而至十里，由十里而至于足迹之所能及。推其山之起止，究其水之分合，是成小禹贡也。

泽其相衰流于囚谢。

泽谓陂，泽诗彼泽之陂，注云：水所钟聚也，水既溺蓄，停则止水势已煞故曰：衰流。于囚谢者，水盈科而进则其这者已为修波故曰谢。

以返不绝。

山之气运随水而行，凡遇吉凶形势若远、若近，无不随感而应。然水之行也，不欲斜飞，直撞反背无情，要得众砂节节拦截之，玄屈曲有情而成不绝之运化也。

法每一折瀦而后泻。

此言水之去势，每于屈折处要有潴蓄。然亦不必尽泥。穴前但得一水，则亦可谓之潴矣。善于作用者，穴前元辰直长，法以穴中沟头水论潴泻，每折中作斗既潴而后泻去可救。初年无患，此亦是夺神功之妙也。

洋洋悠悠，顾我欲留。

此言水之去势悠洋眷恋，有不忍遽去之情，顾我而欲留也。

其来无源，其去无流。

源深流长，不知其来。砂拦局密，不见其去。

经曰：“山来水回，贵寿而财。”

山来者，众山攒集。水回者，群流环会，此富贵寿考之穴也。

山囚水流，虜王灭侯。

山囚明堂，逼塞不宽舒也。水流元辰直溜，不萦纡也。生旺系乎形，应地理之法，不过山水向背为紧，向则为吉，背则为凶。故向坐有法，当取之于应照。水路有法，当求之于曲折，他无与焉。

杂篇

占山之法，以势为难，而形次之，方又次之。

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，势言阔远，形言浅近。然有大山、大势、大地、大形，则当大作规模，高抬望眼，而后可以求之也。势有隐显，或去山势从东趋形，从西结势，由左来穴，自右出势。又有佯诈，穴亦有花假，此所以为最难也。其次莫如形，有一、二里为一形，此形之大者也。有只就局内结为蜂、蝶、蛙、蛤之类，此形之小者也。鹅凤相肖，狮虎相类。形若不真，穴何由拟？故形亦为难也。又其次莫如方，方者方位之说。谓某山来合坐依某方向之类是也。

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，其葬王者。

此下言真龙降势之大略。可总括天下山岚之行度。若欲逐一分类，则反包括不尽矣。其葬王者，言其贵也，不得拘之。

势如巨浪，重峰叠嶂，千乖之葬。

峰峦层踏如洪波，巨浪奔涌而来，当出千乘之贵。

势如降龙，水绕云从，爵禄三公。

星岚撑汉踏术而下，如龙之降也。及至歇处，山如云拥，水似带蟠，乌得不贵？

势如重屋，茂草乔木，开府建国。

真龙降势，层层踏踏，如人家之重屋叠架，所以为贵也。

势如惊蛇，屈曲徐斜，灭亡家国。

横窜直插，行度畏缩而不条畅，死硬而不委蛇，故葬者，家亡国灭。

势如矛戈，兵死形囚。

尖利如矛叶，直硬如枪杆，故子孙多死于凶横非命。

势如流水，生人皆鬼。

顺泻直流去，无禁止之情，此游漫之龙也。葬之者，主少亡客死。

形如负 ，有垅中峙，法葬其止，王候崛起。

凡结穴之处，负阴抱阳，前亲后倚，此总相立穴之大情也。负 形如御屏壁立崎急不可扞，穴法当立于平地，须龙贵朝真，而后可不谓负 ，便能如是之贵也。

形如燕窠，法葬具曲，胙土分茅。

燕窠多于山腰龙虎包裹，自成形局，入穴不见孤露，所以为贵。

形如侧垒，后岗远来，前应曲回，九棘三槐。

穴形偃诈如圣之侧，玄武来上，前朝后应，委曲周回。法当就圣口扞之，主三公九卿之贵。

形如覆斧，其峰可富。

覆斧如五星中所谓覆金也。唯挨金下水穴，今言形如覆斧，则合葬麓，阴龙而阳穴也。若葬于巅，乃是以阴挨阴，不几于独阴不成之义乎？近来世俗正坐此病，无不葬垆于峰也，固有照天蜡烛及贯顶法，多葬山岭。亦须有天然成穴方可下。

形如植冠，永昌且欢。

植冠，言其形穴之尊严也。后仰前倚，壁立崎急，宜阡缓中。

形如投算，百事昏乱。

山形如算横直乱投，故凶。

形如乱衣，妒女淫妻。

山形剥落破碎如乱衣之不整，故淫乱。

形如灰囊，灾舍焚仓。

大抵即《内篇》水泉砂砾之意，言生气不蓄之穴，得雨暂湿，雨止即干，如汤之淋灰，故凶。

形如覆舟，女病男囚。

横岗无脉，中央四×，无穴可扞，葬之则男女不利。

形如横几，子绝孙死。

玄武缩头入首，无脉穴何可扞。然有得几之正形者，乃水之所变，故出文章科第，世有卢相公祖、杨神童祖、方太监祖，

皆葬几形，盖未可以其凶而弃之也。

形如卧剑，诛夷僭。

形狭而长，首脱而瘠，纯石剥落，文理枯燥，故凶。然有剑形而出贵者。如石使相祖、曾文遄下托手穴是也。

形如仰刀，凶祸伏逃。

形如鱼之鬣无肥厚气象，故凶。

牛卧马驰，鸾舞凤飞。

此言各得其本性而应形真。

蛇委蛇，

委蛇则为活蛇，故吉。直硬为死，则凶。

鼃龟鱼鳖，以水别之。

四者皆水族，故以近水而应形真。

牛富凤贵。

牛出于土星，故富。凤出于木星，故贵。

蛇凶危。

蛇心险，有毒，故多凶。遇蛙、蛤则贪婪，而为小人。盖蛇之所陷也。逢蜈蚣、金龟、鸠鸟则畏谨而为君子。乃欲陷于蛇也。古今阡蛇形地者何限，岂可例以凶危而不用乎？

形类百动，葬者非宜。四应前按，法同忌之。

形势止伏如尸，居之不动方可扞穴。若有不定，岂可用乎？非惟主山，但目前所见飞定摆窠，于我无情者，悉当忌之。

夫势与形顺者，吉。势与形逆者，凶。势吉形凶，百（缺）一。势凶形吉，祸不旋日。

形、势二者皆以止伏为顺，飞走、摆窜为逆。顺则吉，逆则凶。势吉形凶尤可希一日之福。若势凶形吉则祸不待终日，极言应之速也。

经曰：地有四势，气从八方。寅、申、巳、亥，四势也。震、离、坎、兑、乾、坤、艮、巽，八方也。

若但言地有四势，只有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而已。气促八方，只有四正、四隅而已。两句下证之以寅、申、巳、亥、震、离、坎、乾、坤、艮、巽之说，则当以方位解之。四势为四长生，如火生寅，水生申，金、木生于巳、亥是也。八方为八卦。东方震、艮，南巽、离，西方坤、兑，北乾、坎是也。又有所谓六秀、六贵分金，三十吉龙并十六贵龙等说，皆原于此，是星卦之所由兴也。

是故四势之山生八方之龙，四势行龙，八方施生，一得其宅吉庆荣贵。

四势者，陈石壁所谓五行生气之地。八方，八卦方也。八龙不能自生，要得寅、申、巳亥五行之生气，而后能旋生也。其大意言八方之龙要从长生位上得来则吉。假如震龙属木，长生于亥，要必自亥位发始，即为生气之地。或从亥上经过，亦是。余可类推。但此之生气与《内外篇》之言生气不同。

土圭测其方位，玉尺度其远近。

土圭所以辨方正位，其制见于《周礼》。玉尺所以度量远近，其数生于黄钟。今台司度日影以定候，多用此制也。

夫葬乾者，势欲起伏而长，形欲润厚而方。葬坤者，势欲运辰而不倾，形欲广厚而长平。葬艮者，势欲委蛇而顺，形欲高峙而峻。葬巽者，势欲峻而秀，形欲锐而雄。葬震者，势欲缓而起，形欲耸而峨。葬离者，势欲驰而穷，形欲起而崇。葬兑者，势欲天来而坡垂，形欲方广而平夷。葬坎者，势欲曲折而长，形欲秀直而昂。

此言八卦之山必欲合如是之形势，然后为吉。夫天下山川行度千变万化，岂有一定之理哉！何者不欲起伏而长、阔厚而方，宁独乾之一山如是哉！此只言其大概耳！是以形势为上，而方位次之，必欲如此，又何异于刻舟求剑者乎？（缺）存之以俟参考。

盖穴有三吉，葬直六凶，天光下临，地德上载。

天光地德前见。

藏神合朔，神迎鬼避，一吉也。

神，吉神。鬼，凶煞。朔，谓几月、日、时。言藏神合乎吉朔也。神迎鬼避，得吉年月也。

阴阳冲合，五土四备，二吉也。目力之巧，工力之具，趋全避缺，增高益下，三吉也。

解见前。

阴阳差错为一凶，岁时之乖为二凶。

此言葬日不得方向、年月之通利。

力小图大为三凶。

生人福力浅薄，而欲图王侯之地，是不量力度德也。然此亦不可泥。

凭福恃势为四凶。

凭见在之福，恃当今之势，富贵之家自谓常如今日，而不深虑，有父母之丧者不思尽力以求宜隐之地，但苟焉奄变而已，正程子之所谓“唯欲掩其目之不见，反以阴阳之理为无足。”（缺）可胜道哉！《魏志》管辂遇征东将军毋丘俭之墓，叹曰：“松柏虽茂，无形可文。碑说虽美，无后可守。玄武垂头，青龙无足。白虎衔尸，朱雀悲泣。四危已备，去当灭族。”后果如其言。又《左氏春秋传》会文公十三年，邾文公卜迁于绎，史曰：“利于民，不利于君。”公曰：“苟利于民，孤之利也。”左右曰：“命可长也，君何弗为？”公曰：“命在养民。民苟利矣，迁也，吉莫如之。”遂焉。五月，公果卒。然固有数焉，而阴阳之理亦有所定矣。

僭上逼下为五凶

僭上言庶人坟墓不得如大官制度，贫家行丧不得效富室眩耀，及不得作无益华靡。亡者无益，存者招祸。逼下为俭不中礼，怪吝鄙涩，父母坟墓不肯即时尽作用之法，因循苟且，致生凶变。作用者？谓如作明堂、通水道及夫截庞去滞、增高益下、阵水蔽风之类，皆是也。

变应怪见为六凶。

上言天时人事不能全美。或有吉地吉穴、主人濡滞不葬，或是非争竞而害成，或贫病兼忧而不能举，或明师老死不复再来，或停丧久远而兵火不测，或子孙参差而人事不齐，或官事牢狱而不复可为，或日怠日忘、竟成弃置，或全家绝灭、同归暴露，是皆因葬不即举而变见多端也。呜呼！为人者，可不凛凛然而知戒谨乎哉！

《经》曰：“穴吉葬凶，与弃尸同。”

言形势虽吉而葬不得穴，或葬已得穴而不知深浅之度，皆与委而弃之者何以异哉！《锦囊》一书，其大概专以生气为主，即太极为之体也。其次分为枝垅，即阴阳为之用也。又其次曰风水，曰止聚，曰形势，曰骨脉。又其次则验文理之秀异，明作用之利宜。学者当熟读玩味，则知景纯之心法矣。